

来自上海“当代中国戏剧发展论坛”的声音

戏剧决定一座城市的气质

桃子

3月19日至21日,中国剧协七届三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中国戏剧的主要力量在此集聚,除了照例开好一届理事会之外,本届理事会因为与上海市文联、静安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事情便变得非同以往,非同以往的重要标志就是在3月21日上午举办了“当代中国戏剧发展论坛”。论坛上高朋云集,高谈阔论,时间虽短,话题幽深,事隔月余,依然振聋发聩。这期间,上海文艺界盛事不断,先有戏剧“白玉兰”第24次绽放,后有上海市文艺工作会会议诠释中国梦,等等。作为中国最“故事”的城市之一,戏剧一直是上海最鲜活的文化因子。聆听一下中国戏剧人在上海对当代中国戏剧发展现状所做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欣赏一下来自上海静安区现代戏剧谷等单位的戏剧足音,当是一件有必要有意义的快事。

切磋交流,深入思考,把握机遇,担当使命——由中国剧协、上海市文联、静安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剧协研究室、上海剧协、静安区文化局承办的“当代中国戏剧发展论坛”3月21日上午在上海举行。

作为中国剧协七届三次理事会的主题论坛,论坛就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对于院团和剧种乃至区域戏剧发展的重要作用;城市气质、区域文化特色对戏剧发展的影响;市场环境,戏剧表演艺术的文化意义与商业价值的关系;传统戏曲文化传承、传播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百余位中国剧协理事及上海戏剧院团代表参加了会议,成为近年来戏剧界风际会的一大盛事。

中国剧协主席、上海剧协主席尚长荣,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刘卫红,中国剧协副秘书长周光、崔伟,以及主席团相关成员全程参加。尚长荣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舞台艺术确实受到了冲击,面临着种种挑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严酷的现实。”但是,尚主席

坚定地提出,“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我们就是要踏踏实实做中国人,中国戏剧人,为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干我们这一行光荣。”

戏剧与市场: 高票价不代表艺术价值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的“三个思考”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他的第一个思考是回归戏剧本体,增强话剧的文学性。他认为当下的话剧忽视文学基础和应有的文学价值,“很多的创造导向一味追求票房,一味迎合观众,放弃了话剧本体应追求的艺术价值。”第二个思考是呼唤演出市场回归理性。“今天的票价居高不下,政府、社会、剧团都有责任,政府要扶持,社会要正确地引导。”他呼吁:“无论是国有院团还是转企改制院团和民营院团,都要把握好艺术质量关,因为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要营造出一个好的演出市场不容易,破坏一个演出市场却很容易,所以必须来共同维护。今天的票价50元到880元不等,比美国的百老汇音乐剧要高5%到20%,我们必须考虑到观众的收入和承受力。我们需要市场,但不

能迎合市场,更不能破坏市场。”第三个思考是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国际。他说:“中国话剧一定要创作自己的经典,今年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报告里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所以话剧的责任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国际。”

上海剧协副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用“鲶鱼效应”解析了上海话剧市场的经营模式,他表示:“做戏的人越多越好,当一个剧种是独演的时候,我觉得它也走到了它存在的边缘。”在剧目建设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立足于4个品牌:主流经典、上海人文、创新实验和中外交流。他同时表示,应参照戏剧全球行业的发展,“我们非常清楚这个行业定位是非盈利,现在很多院团转企了,多定位在企业式经营与商业化运作上,问题随之就来了,资本主义20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选择非盈利,戏剧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它必须首先担当起精神价值传播的功能。”

传承与发展: 出人、出戏、出效益

传承与发展是戏曲院团不懈的追

求,对此,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川剧院院长、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介绍,他们不仅在传承发展中做了深入探索,在人才建设和新剧目创演上也做了积极努力,比如为川剧的新人和新戏推出魏明伦的《中国公主兰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探索是和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合作,做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新歌剧,目的是想通过对艺术合作方式的探索,使中国文化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圈。2012年他们就参加了美国林肯艺术中心艺术节,演出大获成功,得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赞誉。

杭州越剧院院长侯军对业界关注的“杭越现象”梳理出“出人、出戏、出效益”3个特点:一,出人。机制合理,政策优惠,德艺并重。2010年、2011年,杭越先后和落户杭州的文艺名家赖声川、赵志刚合作排演《新暗恋桃花源》、越剧《蝶海情僧》,拓宽了创作思路。二,出戏。定位准确、兼容并蓄、主动出击。2005年以来,杭越共创排了《心比天高》、《女人街》、《一缕梅》、《新聊斋记》、《大道行吟》、《班昭》、《红楼梦》、《德清嫂》、《北地王》等30多部大戏,年均4部以上剧目的艺术生产能力,在全国各大院团中都比较罕见。三,出效益。认清形势,面向观众、措施灵活。杭越在开拓演出市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即优秀传统剧目走农村,优秀经典剧目走城市及国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戏剧与区域: 戏剧关乎文化民生

近年,中央大力提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市戏剧在此期间有何作为,如何定位、如何突破?上海静安区、深圳福田区、罗湖区,香港西九文化区

的代表分别就此做了比较深入的解析。作为理事会与论坛主办方之一的静安区文化局局长张爱华说,他们的目标是瞄准纽约百老汇以及伦敦西区剧院。伦敦西区剧院的专家给他们出了三道题目:第一,一个街区、一个城区要成为戏剧凸显的一个街区,首先要弄清楚有什么资源可以在这里集聚;第二,当地政府在这中间能发挥什么作用;第三,资源集聚以后能产生哪些聚变。在各种文化样式中静安区选择了现代戏剧谷与爵士音乐节,已经培育出了文化品牌。静安现代戏剧谷总经理杨勇的经验是:第一,戏剧发展是关乎城市形象的一次文化突围。他说,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深圳的罗湖区、福田区,也包括浙江省的乌镇,都纷纷以戏剧为主题在打造自己特色戏剧节、戏剧的文化平台。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经济基础,一流的城市更需要一流的文化表达。就上海而言,未来文化的活力创新在区县,所以静安区以现代戏剧谷做了一次先行探索。第二,戏剧发展是关乎文化民生的一项历史使命。现代戏剧谷在运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方向是“还戏于民”,注重品牌化、市场化、专业化,以资助、扶持、孵化等方式,以演出季的作品展演、导演工作室、每年一度的戏剧评奖、戏剧推广等为抓手,集结名导演佳作,原点在静安,贡献在上海,较为有效地推进了专业戏剧生态在上海的构建与形式。第三,戏剧发展关乎生态文明的一种文化提升。静安区推动戏剧发展并不是做文化快餐,戏剧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提升城区的生活品质,使得原本作为专业文化样式的戏剧承载起不可忽视的社会使命,在提升城市软实力、推动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现象将引起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关注。

票价补贴工程,票价从50元起价,均价在100元左右。

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高级研究主任张薇为大家打开了一扇新的戏曲之窗。据她介绍,香港西九文化区坐落在尖沙咀黄金地段,是香港第一座专门为戏曲演出、创作、交流、研究、培训、教育所有功能集约放在一起的艺术中心。这是香港第一个也是西九17个艺术场地中第一个动工的场地,它拥有40公顷填海区,216亿港元投资。面向公众的戏曲中心的定位是:传承和发展包括粤剧在内的中国所有的戏曲剧种,能够在中国戏曲当代的发展中扮演一个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能够为中国各个戏曲剧种提供一个对话、交流、演出、创作、培训、研究、教育的平台,让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能够看到中国戏曲。她的精彩描述让戏剧人对西九戏曲中心充满期待。

“什么叫走市场?我以为戏剧的走市场绝不是指望这个行业去挣大钱,如果指望这个行业挣钱就别干这个行业。戏剧市场的核心是观众,不是钱。一谈市场就说钱,这是错误的。”季国平最后的总结发人深省。谈到当下戏剧人应该怎么做时,他说,热情要肯定,政策要扶持,钱也不能缺,但是,戏剧人最核心的任务是要创作出好戏,把观众吸引过来。

共商戏剧发展大计,推动中国戏剧繁荣发展,本次论坛彰显了当代中国戏剧人的使命。宋妍的发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在戏剧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区域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正在形成以戏剧为推动力的一种新型文化发展模式,使得原本作为专业文化样式的戏剧承载起不可忽视的社会使命,在提升城市软实力、推动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现象将引起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关注。

舞者圣境 美美与共

中国歌剧舞剧院大型舞剧《孔子》观感

南方



舞剧《孔子》剧照

连的情节中,伴随着深刻的主题哲理延伸,伴随着妃、公、臣三者与孔子人物关系、故事场景的演化,伴随着舞蹈人体动态描摹状物方式的激情深化,及道具、音乐、灯光、布景一系列有逻辑的深层次推进,孔子这一“圣人化境”的形象聚合成真善美的“实体神像”,似乎千年后活着的孔子跃然而出,且栩栩如生……

此刻,我好似已陷入悲欣交集、香色浓艳的故事场景剧情氛围中,被置身于古代人文与现代时尚虚实交替的情景里。诚然,我是被中国歌剧舞剧院“高雅艺术进校园”的义举而感动了。

《孔子》舞剧以“乐也者,圣人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的传承宗旨,溯源逐本。孔子剧组或许融入“古代乐治就是由乐舞的道德感化力量促成社会安定”这一大义,同时把握孔子对非礼之乐“八佾舞于庭”的斥责,遂将“圣人”活的人物搬上舞台,以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达到雅俗共赏、内外行同赞这一种难能可为的艺术极境。

试想在社会伦理悖化、价值理念资本化、文化商业化、艺术泛娱乐化的全商时代困境中,要用何等超常的意志力、创新力来精心缔造孔子仁者爱人、天地人物一体同构、参赞化育、曲成万物、大德敦化的境界,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圣贤般的执着与使命,秉承“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凛然正气。

首先《孔子》舞剧叙事性结构,融汇了古典舞、现代舞与民间舞等多种舞台戏剧表演特色与精髓,编创选取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乱世、诸侯纷争、天灾人祸不绝的时期中孔子列国周游、历尽坎坷的片断。其次,突出其治国之策的推行,书院教育理念的传播,为民请命的苦旅3个核心史实,采用缀联、梳理到穿越、整合及至参差,提升艺术创作方法,展现宫廷帷幕貌似庄严下的肃杀冷酷、残暴无道,一如进谏中的危境,君臣间的杀戮,传道中的悲欣,祭祀时的决然,令人震撼的是舞剧叙事结构中细节的亮色始终贯穿其间,无论是舞美设计中竹筒书法背景的推移,或是进谏书简道具舞蹈的托物言志;无论是舞台古俑道具缘物寄情千年的寓意,还是万民跳雩、祭祀典礼,或是圣人舞剑祈天的心愿,都契合了一代圣贤内心“仁者”无穷的力量。尽管校园舞台所限,群舞人物庞杂,但艺术表演却井然有序、色彩清新、主题意蕴深刻,而每一时段的舞台灯光音乐富有节奏的演进变化,将每一位舞者的表情赋予神传与出彩(而整部舞剧并未灯光分区切割或炫光特技)。

以笔者之见,观赏《孔子》舞剧最是以空怀心态,以唯美的情感,以回味的为上,正所谓见仁见智,仁者第一。所以真的想再一次观赏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舞剧《孔子》,默默无语地观舞者圣境,分享美美与共,“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日常话语织就的市民悲剧

——观话剧《最后晚餐》

何明敏

戏剧故事始于一顿晚餐。一对母子,同在一座城市却是久别重逢,于是看似寻常的家常便饭却成了戏剧性的基点。整出剧的展开围绕着母子二人的对话。随着对话的深入,母子二人过往的个人遭际以及这个香港底层市民家庭的情况逐步揭露。他们由相互探寻到敞开心扉再到彼此理解,心结虽然得以解开,可是生活依旧无法继续。

于儿子而言,自出生始便是一个多余人,他不过是父母青春初期禁果的意外。他是父亲的“克星”,因此虽父母健在,却从小生长在孤儿院。而他视作父亲的师父却因为转行而轻而易举地将他抛弃。继失业之后,同居两年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他彻底沦为无依无靠的多余人。而人到中年的母亲,长期忍受着丈夫召妓、嗜赌甚至家暴的行为,在丈夫因结交网友而离家出走之后,留给她的是一堆高筑的债台。

虽然生活一步步地走向穷途末路,母子二人的悲愤却是适可而止,从不大肆张扬。些许的自我嘲讽、时时的相互诘问、偶尔的社会批判、对白的张弛有度,使得这一出重台词、轻情节的戏剧不至于失之沉闷。作为一出现实主义话剧,从剧情到表演,不矫情、不夸张、不刻意、不哗众,始终以贴近生活的姿态来诠释香港的底层市民状况,尤为值得内地的戏剧创作人学习,也足见香港话剧团的自信。其生动的真实感来源于剧本对于日常叙事话语的把握。从猪骨汤到麦当劳,从菜市场到茶餐厅,从张国荣到黄晓明,从女朋友到工作,日常生活的市民气息扑面而来。剧本不仅再现了都市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抓住了他们(也是我们的)内心:失恋的痛楚、失业的困窘、个体的压抑、人际的疏离等。或许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都有过这种感觉,卑微而渺小的个人于熙熙攘攘的城市而言,就像那个飘走的氢气球般无足轻重。剧本对于城市平民生活和内心的准确透视,是这部戏成功的基础。而演员扎实的表演则将这一份真实完整地呈现给了观众。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戏剧的生

命力永远在于以虔诚的姿态观察生活、体悟生命、关注时代。

母子对话的背后则是对那个一切的不幸和痛苦的始作俑者——丈夫和父亲的憎恨,因而结局必然是走向杀夫弑父。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的悲剧典范《俄狄浦斯王》。同样是弑父,《俄狄浦斯王》是一出关于个人意志和命运冲突的悲剧,而《最后晚餐》则是个体发展遭父权压制的市民悲剧。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文化批评者雷蒙·威廉斯在阐释现代悲剧时所说的,“它不是描写王子的死亡,而是更加贴近个人,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如果说《最后晚餐》抓住了城市平民普遍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它的戏剧性又源于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里一对特殊的母子。他们的绝望已达到极致,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烧炭自杀。

晚餐的开始,面对儿子话里话外的种种不满,母亲总是试图在为父亲寻找借口。儿子那假装的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背后,是对父亲的渴望,对天伦的向往,尤其令人唏嘘。随着对话抽丝剥茧般地展开,一向浑浑噩噩的母亲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幡然醒悟,原来这一切的不幸都始于她的丈夫。由此,习惯了压抑的她,情绪进

发到顶点。这个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无论是在母子的对话中,还是最后的短暂现身,都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温情。仿佛,这个男人就是父权专制和罪恶的具象化。可以说这对母子的遭遇是父权社会一桩特殊而典型的案例。而典型性又是基于日常写实之上,其力度足以触发观众的同情。结尾处,父亲的出场则将对父权的指控落实到具体的个人,难免有画蛇添足之感。假如,在父亲的哼唱声响起之时,母亲默默地准备了泡了安眠药的啤酒,儿子则细细玩味那把锋利的水果刀,此时全剧戛然而止,这样留以更大空白的处理,让这个一家之长作为父权的象征停留在观众的想象中,或许更值得回味,在形式上也不至于破坏贯穿全剧始终的二人格局。

最后,作为一出关注底层的戏剧,遗憾的是,实际上真正的底层是缺席的,他们不可能走进剧场,更不可能站在舞台上。剧场里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说到底不过是一场居高临下的自说自话。当然,这不仅是这出戏的遗憾,也是整个戏剧界的遗憾。我们在谈到底层文学时,总是会质疑作家代言的合法性、有效性,而底层题材的戏剧创作又何尝不是?



话剧《最后晚餐》剧照